

金

聲

玉

振

集

八

金

壽

玉

椿

長

一

水東日記

(金聲玉振集)

崑山葉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
門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當別
有處衆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免
冠有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有旨急籍王振
等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
號膝行而前去袍服纔咫尺忽王給事中竝衆
中起摔馬順至前曰姦臣黨在是於是駕起門
掩一闕間足履之下屍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



上直軍衛官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捽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爲而惟聞此言以爲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駕出尤嚴門禁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兩殺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磚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與作樣子門官不能荅儀公氣亦足多云

季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一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划龍船朝下即事射

魚酣笑爲樂或日晏始休奈何予因有午朝之請奏旣入即時內批下刻日受朝頗聞此事蓋太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時外間諸公所見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記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初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丞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佻矯妄士論耻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以爲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學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上親擢舊宮

臣張文爲南京太常寺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
從六科言削職爲民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
于尼云

初京都最重冬年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
者數日家置一冊題名滿幅已巳之變此禮頗
廢景泰二年冬至節禮部請朝賀上皇於東上
門詔免賀舊凡遇節鴻臚尚寶中書六科直廬
相接者朝下即交相稱賀是日予親見鴻臚佐
貳邀大興據公偕走賀公曰太上爺爺不得一
見尚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寥不復昔

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軌楊俊爲都指揮王琦奏
龍旗寶纛事予與季聰謀議既定二章同上一
章以釋上怒一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上所怒
罪人欲營救之非私而何事壞則我當有辭我
等不預知也季聰導之曰流俗佛語不有荷擔
如來乎從王琦則於法制有違不從王琦則得
罪君父軌等處此亦難矣有司以上付之言官
旣不言言官而又不言軌等其何辜俄而得報
衆皆稱快其正事體一章且留中於是言者有
愧色事具奏草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奇古簡質悉出
聖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賜劉伯
溫書誥等文及嘗見賜孔祭酒書真蹟皆是也
然多不在集中則知寶藏天府不曾入刻者尤
多但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曉耳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
文敏爲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別之
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因以南
楊號文定焉東王則抑菴西王則泉坡蓋亦然
也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請遣使
迎復當從明日上立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
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曰朝廷因通和壤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謂吏部王公
首對云大意以爲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
悔玉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我爲之
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以爲大位已定
孰敢有議但欲荅使盡禮紆邊急耳辭暢而意
婉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旣出
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出呼群臣言爾等固

欲荅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
人耶衆未有荅王公面發頰大言曰大人豈可
爲此言今日群臣皆在此皆朝廷人一唯朝廷
用就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愈
厲興安爲之語塞旣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
正副使以行勅書旣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
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奉黃
紙幹事他何與焉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諮
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廉守人不易干以私惟
於迎復則深可罪也

駕將施禮部累有會奏言迎復事上多以虜情
多詐爲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群臣同禮部
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輿情甚欣
慰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
來就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舍帛必索
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
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旣而少
保于公言防變方略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
盛等竊虞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
造禮部問焉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

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辯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報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爲三法司所憎云爾禮部事當奏即自奏何必要我連署耶會奏外惟翰林檢討邢讓一奏首有前次勅書不具迎復上皇之意一言真爲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內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旨以爲譏朕者也

景泰元年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詔
免朝二年盛與李聰約當草疏偕程道與禮部
同上既而竊念今皇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
然安靜而長乂當誼愈深而禮愈隆矣使益以
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爲非便遂已之
御史盛昶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
昶目予言已不爲又沮人不爲耶盛曰此大事
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惟劉溥原
溥以予言爲然近聞盧指揮奏許以來然後益
信予前說之不謬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奏築城
遷衛于此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是奉命
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角地
以爲必王侯可當此楊昌平時爲百戶已有名
因治第在焉已巳春泉果澁不流今則復汎溢
矣昌平第潭潭餘百間都御史李公同予相度
撤其材以飭樓櫓營壁之嘗經兵火不存者其
關將軍祠潔麗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
不宜復出而偶得宋學士所撰開平王常忠武
公碑文因諭于衆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漠北嘗

道此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爲開平工祠
仍環書碑文于壁旣成始聞僧之言而益竒其
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目昌平爲楊王昌平爲
人雖多事先聲要必曾有是說

真定邏卒獲一人爲虜語甚習以爲先被虜見
留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
住城中數日而今抵此蓋先爲偵伺耳守臣以
聞兵部奏虜酋爲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
荊等關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詔
止治備而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

也先欲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
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
涑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
平定州故荆郎中家人居京師以貿易習虜語
不事作業被捶楚潛匿于外妄爲此言彼邏者
從而傳會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
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
臣舊老少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
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

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藁辭過罪。觀季聰導之易不從。亟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藁閱玉卻。以上促奏急閱之。恐緩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踈謬。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姦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藁須再易。玉曰。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槩。指王直等爲老猾。非宜或可回悟。上心季聰言所引春秋公會戎于潛亦非胡傳本意。玉以東坡王者不